



India
A Wounded Civilization

印度三部曲 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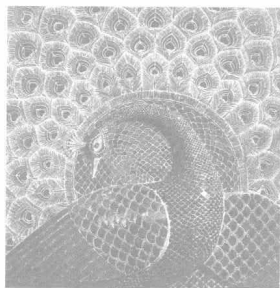
印度：受伤的文明

[英] v.s. 奈保尔 著
宋念申 译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印度三部曲

II



India

A Wounded Civilization

印度：受伤的文明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印度：受伤的文明 / (英) 奈保尔著；
宋念申译。—2版。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.9
(印度三部曲)
ISBN 978-7-108-04134-0

I. ①印… II. ①奈… ②宋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4355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印制 徐方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
2012年9月北京第2版
2012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
开 本 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25
字 数 118千字
印 数 15,001—21,000册
定 价 29.00元

前 言

孟买机场的灯光照着雨天；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，飞机缓缓滑入港，猛吹着水泥路面上的季风黏土。这会儿是八月中，雨季还有两周才能正式结束（尽管这个雨季可能延长）。狭小潮湿的机场楼里，有早些时候海湾航空公司航班上的旅客。所谓海湾是那个聚集了很多石油国家的波斯湾。在这些旅客中，印度商人们身着西服，等待着海关人员格外仔细的盘查；有几个日本人；一些阿拉伯人身着传统沙漠服装，这类服装如今在机场或者异国城市里出现，就像是一群新的、突然风行起来的拜金教祭司身上的白色长袍；还有两个缠着头巾、皮肤黝黑的锡克工匠，他们完成了在石油国家的工作后回到印度，带着扁平的箱子以及同样扁平的、黄色软革质的新皮鞋。

这些日子，世界上的熙来攘往有了新的面貌。又一次走运的阿拉伯人散布到了沙漠以外的地方。印度则再一次处于这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外围，如同公元 8 世纪一样，那时候新兴的伊

斯兰教四方广布，阿拉伯人（据说是在一个 17 岁男孩的领导下）侵占了印度信德王国^①。历史学家们说，这只是一段插曲。但是信德如今已不属印度，印度自从阿拉伯人入侵以来就缩小了。没有任何文明对外在世界那么缺乏抵御能力；没有一个国家那么轻易就被侵袭和劫掠，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。阿拉伯人征服信德 500 年后，穆斯林在德里建立其统治，那是外国人的统治，人民分裂了；而外族的统治——前 500 年是穆斯林，后 150 年是英国人——直到 1947 年才在德里结束。

印度的历史很容易被叠缩；这次游历印度，我在一个北方城市碰到个年轻人，一个年轻的公务员。他说他的阿拉伯祖先早在 800 年前、12 世纪伊斯兰大扩张的时期就来到了印度。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他说：“我这一家在德里住了 500 年了。”这话在欧洲听起来会被当成是吹牛，在印度可不是。这是个正派人家，一向正派，他们的姓氏“古来氏”（Qureshi）显示着这家人几个世纪以来履行的宗教职务^②。家中一员进入行政部门工作，这打破了承继了 800 年的、静止的传统。年轻人对比了他的家庭与那些穆斯林石匠和采石工的家庭，那些是莫卧儿^③宫殿

① 信德（Sind），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。

② Qureshi 又作 quraysh，是伊斯兰教创造人穆罕默德出生时期，在麦加居统治地位的部落，主要有 10 个部族，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于显要地位而著名。

③ 莫卧儿帝国：（1526—1857 年），由帖木儿的后裔创建于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国家。

与清真寺的建造者们的后代，在德里，他们仍然围坐在沙·贾汗（Shah Jehan）^①的贾马·马斯吉德（Jama Masjid）大清真寺，像祖先们一样，他们是穷困潦倒、衣衫褴褛的工匠。每个人面前都放上祖传手工艺的工具，期待受到雇佣，准备为什么人去修建一座德里新城。

20世纪后期的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，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，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，独立的含义远不只是英国人的离开；独立的印度，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；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前就结束了。随着“紧急状态”^②的出现，人们已经有必要抗拒新的印度衰亡的惊栗感了。

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。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；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；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。一下子，我离它那么近却又那么远。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，在世界另一边的特里尼达，他们和其他人建立了印度人的社区，我在那里长大。那个社区与甘地1893年在南非见到的印度人社区相比，组成更为单一，与印度也更加

① 沙·贾汗（1592—1666年），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（1628—1658年），在位时征服了德干各国，兴建了泰姬陵和德里新城。

② 1975年6月，印度高等法院判定当时的总理英·甘地夫人在大选中舞弊。甘地夫人于是宣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，冻结宪法，解散国会。到了1977年，这一状态才告终止。

隔绝。

印度，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，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。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。不具备这样的态度，对印度的悲苦几乎就无法承受——过去如此，现在也如此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印度给我的这种陌生感，来确定是什么把我从这个国家分离，同时，也明白了，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微小而遥远的新世界社区的人，其“印度式”态度，与那些仍然认为印度是个整体的人的态度会有多么大的差异。

对印度的探究——即使仅仅是对“紧急状态”的探究——很快就局限在政治层面。它不得不成为对印度姿态的探究，不得不成为对文明本身的探究（正如它现在所是）。尽管我在印度是个陌生人，但这项探究的起点却正是我自己——这比书中所表达出来的还多。因为，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，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，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，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。

比如，我知道牲祭之美对雅利安人是非常重要的。牲祭将烹饪转化为一种仪式：最初烹饪的东西（通常是一个未发酵的特制的小圆面饼）总是奉献给火神的，只有用露天的灶火才可以；放弃这个习俗（如果我现在试图谈及那种对孩子来说只是一时的错误），就是弃绝了土地与古老大地之间的联系，那最源

初的东西。早饭前的晨礼，点灯前的晚礼，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礼仪与宗教相连，而宗教又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悟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对大地和宇宙的敬畏，需要在以后、以另外的方式重被发现。

童年时候的习俗是神秘的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祖母房中神龛里光滑的卵石，我祖父把它与其他家当一起，一路从印度带来的卵石，其实是生殖崇拜的象征：卵石代表了更为露骨的圆形石柱。而又是为什么，剖开南瓜非要以男人之手操刀呢？我一度认为这一祭祀仪式暗含着性的因素：因为南瓜自上而下可以对分的外形。而就在最近，这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才了解到更令人吃惊的真实情况。在孟加拉以及毗邻的地方，南瓜是一种代替活牲祭祀的菜蔬：男人之手所以是必需的。在印度，我知道我是个陌生人；但我渐渐明白了，我对印度的记忆，那个在我特里尼达童年里的印度的记忆，是通向深不可测的历史的井门。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部 受伤的文明	
第一章 旧有平衡	3
第二章 土崩瓦解的世界	32
第二部 土地上的新主张	
第三章 摩天大楼与分间出租的宿舍	55
第四章 谷仓	73
第三部 执迷而非观念	
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	99
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	122

第七章 失乐园	142
第八章 复兴或是继续	164
附录 奈保尔作品年表	190

第一部

受伤的文明

1

有时候老印度——那个许多印度人喜欢谈论的古老的、永恒的印度，似乎就这么延续着。上次大战的时候，一些英国大兵正接受化学战训练，他们驻扎在这个国家偏远的南方，靠近一座印度教千年古刹。寺庙里有一条宠鳄，大兵们出于可理解的原因，射杀了那条鳄。他们还以某种形式（也许仅仅是他们的出现本身）亵渎了寺庙。不过大兵们很快就走了，英国人也统统离开了印度。现在距离那次亵渎事件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在另一次紧急状态时期，寺庙得到翻修，一个新的神像被安置其中。

在被赋予生命和注入法力之前，这样的雕像不过是雕刻师院子里的摆设而已，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大小、材质以及工匠的手艺。印度教偶像来自于古老的世界；他们体现着深奥、有时是庄严的概念，而且必须以特定的规范塑造。印度教的偶像形

象在今天不可能有发展，尽管受到印度电影和电影海报的影响，最近的一些形象没有古代原初形象那么概念化了，有种世俗的、玩偶式的漂亮。他们了无生气、姿态各异地伫立在雕刻师的展室中。偶尔会有一尊受命而塑的半身像，比如地方警察局的督察什么的，可能他空洞洞的大理石眼睛上还会安一副真的镜框——这些花岗岩和大理石首先让人感到置身墓地，或是让人想起某个备受爱戴的死人。不过这样的展室是他们成神之前的过渡居所，每个雕像都等待着被买走、供奉，这样他们就有了生命和神性，每个雕像都白璧微瑕，为的是当神性生命降临的时候，不至于太令人恐惧。

所以在曾遭亵渎的庙宇里，神像必须被赋予生命，要举行特别的法事，所用的方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。它把我们带回到宗教和人类奇迹刚刚开始的时候。这就是“言”的方法：泰初有言。一个十二字的符咒（mantra）^①被吟颂并誊抄5000万次——这就是在这个宪法被冻结、新闻遭审查的“紧急状态”中，5000名志愿者所做的事情。这件事完成后，新偶像下面要放上一块镌刻过的金牌，以证明神性之生成，以及志愿者之虔诚。千年古刹将重生：印度，印度教的印度，是永恒的：征服和亵渎不过是历史中的几个瞬间。

再往南大约200英里，巨大岩石的高原之上，是一度兴盛

① Mantra：印度教或大乘佛教中的曼陀罗、祷文、符咒。

的印度维加雅那加（Vijayanaga）王国都城遗址。维加雅那加（“维加雅”意为胜利，“那加”意为城）建于14世纪，1565年被一支穆斯林国家的联军占领，并被彻底毁坏。这个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，城墙周长24英里，外国游客记录了其结构和精彩程度。毁城行动持续了5个月，有人说是一年。

今天，外城已经全成农野，零散可见一些砖石建筑的遗迹。通加巴德拉河（Tungabhadra River）附近则有更为壮观的遗迹：一些宫殿和马厩、一个王家浴池、一座庙宇，里面有一组仍能奏乐的石柱、一道破损的渠、几根歪斜的花岗岩柱子，那一定曾是跨河的桥墩。河那边更多：一条长长的宽敞的道路，路的一端，湿婆神^①巨大的牛头塑像仍然半面临街，路的另一端是个奇迹：一座神庙出于某种原因在400年前的毁坏中幸存，仍然完好并香火不绝。

为此，朝圣者们来到这里献上供奉，用古老巫术进行祭祀。维加雅那加的一些遗址已被文物部宣布为国家纪念遗址，但对于人数远胜于旅游者的朝圣者来说，维加雅那加既不是它可怕的历史，也不是它一片荒凉的现在。可知的历史已经沦落为传奇故事：一位强大的统治者，一个天降黄金建立的王国，那王国如此富庶，珍珠和红宝石在市场上像谷子一样地贩卖。

维加雅那加对朝圣者而言就是那座幸存的古庙，周围的破

① 湿婆（Shiva），印度教主神之一，为毁灭之神。

败就像是古老魔力的证明，正如对过去辉煌的幻想调和着对现时破败的接受。曾经繁华的街道（它不是国家纪念遗址，仍然允许使用），现在是条陋巷。它未经铺设，表面上满是墨绿色的淤泥和粪便，趿拉着鞋的朝圣者毫不为意地踏过去，走向食品摊和纪念品店，那里收音机开着，震耳的喧闹。废墟上还有占地而居的饥饿的人和他们的饥饿的牲口，残破的石墙以泥巴和碎石修补，几条门廊去掉了不久前还在那里的雕像。生活一天天过，往日在延续。经过征服与毁灭，过去的事物又再现着它们自身。

如果说，维加雅那加现在徒有一个名称，记得这样一个王国的人那么少（在 200 英里之外的班加罗尔^①，就有很多大学生连听都没听说过），那不仅因为它被如此彻底地夷为废墟，而且也因为它贡献很小；它自身就是过去的再现。王国由一个当地的印度教王公在 1336 年建立，他被穆斯林打败后押至德里，改宗伊斯兰教，然后又作为穆斯林政权的代表回到南方。在远离德里的南方，改宗的王公重建独立国，并且不合常规地打破印度教种姓规定，重新宣称他皈依印度教，是当地印度教神明在尘世的代言人。南方的大印度教王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立。

这个国家延续了 200 年时间，其间战火未歇。它从建国之始就以复兴已遭破坏的印度教为己任，从文化与艺术方面说，它保存并重复着印度教遗产；但很难有创新。其铜雕与 500 年

① 班加罗尔（Bangalore），卡纳塔克邦（Karnataka）首府。

前的没什么差别，其建筑即使是在当时，与周围的穆斯林建筑相比，也已显得沉重老旧。今天的废墟坐落于巨大岩石的冷漠风景之中，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古老，像是一处早已被淘汰之文明的遗迹。

维加雅那加所宣扬的印度教已经走到尽头，而且已腐朽了，它就像风行的印度教那样，轻易地走向野蛮主义。维加雅那加有奴隶市场，有庙娼。它鼓励殉夫自焚（suttee）的所谓圣行，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，以达至圣洁，确保夫家的荣耀并洗清这个家庭三世罪孽。维加雅那加还以人献祭。一次，在建造大水库时遇到了一些麻烦，维加雅那加大王克利须纳·德瓦·拉雅（Krishna Deva Raya）（1509—1529）命令用几个犯人祭祀。

到了16世纪，维加雅那加简直就是一个等待被征服的王国。但它宏大而壮美，需要管理者、艺术家、手艺人；在200年的历史里，它一定激发着土地上的全部才智，并集之于都城。王国被征服、其首都被有系统地摧毁时，遭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楼堂和庙宇了。生灵涂炭；王国中所有具备才智、力量、智识的人被世代消灭。征服者制造出一片荒漠，这几乎可说是自己求败于人：在接下来的200年中，死国之地被一遍遍地蹂躏。

今天，这里仍然显示着印度教的维加雅那加在1565年被损毁的结局：这个地区的“落后”众所周知，它看来似乎不存在历史，很难把它和过去的辉煌甚至大战相联系；在废墟不远处形成的霍斯派特城（Hospet）肮脏破败；用于农耕的乡野难有价值。